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著

刘仁胜 肖峰 译

刘庸安 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

【英】乔纳森·沃尔夫 著

段忠桥 译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种辩护

【英】G.A. 科恩 著

段忠桥 译

辩证法的舞蹈

——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美】伯特尔·奥尔曼 著

田世锭 何霜梅 译

阶级

【美】埃里克·欧林·赖特 著

刘磊 吕梁山 译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著

刘仁胜 肖峰 译

刘庸安 校

ISBN 7-04-018379-X



9 787040 183795 >

定价 24.00 元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著

刘仁胜 肖峰 译

刘庸安 校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 01-2004-2198 号

Marx's Ecology by John Bellamy Foster, Copyright © 2000

published by Monthly Review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的生态学: 唯物主义与自然 / (美) 福斯特 (Foster, J.B.) 著; 刘仁胜, 肖峰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

ISBN 7-04-018379-X

I. 马… II. ①福…②刘…③肖… III. 马克思
主义-生态学-研究 IV. A811.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873 号

策划编辑	马雷	责任编辑	吴伟	封面设计	王唯
版式设计	王莹	责任校对	康晓燕	责任印制	宋克学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http://www.hep.edu.cn
总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刷	蓝马彩色印刷中心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本	880 × 1230 1/32	版次	2006年2月第1版
印张	12.75	印次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40 000	定价	24.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8379-00



本书在其酝酿阶段的原名为《马克思与生态学》。在写作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本书更名为《马克思的生态学》。书名的变更标志着最近几年我对马克思(以及生态学)的思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很多人都对我的这种变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马克思常常被看作一位反生态的思想家。但是,由于我一直非常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因此我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这种批评。据我所知,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许多地方都表现出了浓厚的生态意识。但我在写作《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1994)的时候,我仍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生态观点在其思想中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认为这些生态观点对于我们当今的生态学知识并没有什么新的或实质性的贡献;认为他的思想对于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所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生态学所迫切需要的,而在通常情况下生态学所使用的都是非历史的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概念。

我明确认识到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即把生态问题作为马克思的主要思想来解释马克思,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当时我的朋友艾拉·夏皮罗(Ira Shapiro)总是提起这个问题。他是移居纽约的侨民,曾当过农民、木匠、工人阶级哲学家,在那个时候也是我课堂上的一名学生。艾拉反对所有按照传统方法解释马克思的做法,他会指着马克思论述农业和土壤营养循环问题的有关段落对我说:“看看这段。”虽然我注意倾听,但仍然不能领会我所听到的话的全部含义(与艾拉相比,在这方面我是受到局限的,因为我没有在田间工作的实际经验)。在同一时期,我的朋友查尔斯·亨特(Charles Hunt)——一位激进的行动主义者、社会学家、兼职教授,也是一个专业的养蜂人——建议我好好看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为里面有关于科学和自然主义的论述。我再一次听从了他的话,但我还有疑惑。难道“自然辩证法”从一开始就存有缺陷吗?

我多年学过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我对生态唯物主义的探索。我的哲学基础一直是黑格尔以及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Lukács)、柯尔施(Korsch)和葛兰西(Gramsci)的著作之中,之后一直延伸到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左派(这种挑战的很大部分是针对从1890年到1930年,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内都支配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实证主义的)。我在此强调的重点在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它根植于马克思的实践观;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综合了美国《每月评论》的传统中的政治经济学和英国E. P. 汤普森(Thompson)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历史文化理论。但是在这样一种混合物中,好像没有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讨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问题留下什么空间。

确实,像英国汤普森和威廉斯,以及与美国《每月评论》有联系的斯威齐(Sweezy)、巴兰(Baran)、迈格道夫(Magdoff)和布雷弗曼(Braverman)这类的思想家,都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广阔的自然-物理领域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意义,并且都以自己的方式对生态思想作出了贡献。但是,已经成为我自己的思维方式的一部分的卢卡奇和

葛兰西的理论遗产，却否认了将辩证的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的可能性，实质上，是对实证主义放弃了全部领地。那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当代生命科学中更具有辩证法传统并与理查德·雷文廷(Richard Lewontin)、理查德·雷温斯(Richard Levins)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等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家的的工作有关的一种选择。(在这种意识最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时候，它就成了《每月评论》长期寻找马克思主义与自然和物理科学之间的联系的一个结果。)不过，当时我还不熟悉罗伊·布哈斯卡(Roy Bhaskar)的批判现实主义。

更糟糕是，像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生物科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者除外，因为在生物科学中还保留着唯物主义的某些历史)一样，我对真正的唯物主义历史知道得不多。我的唯物主义完全是关于实践和政治经济学的唯物主义，从哲学上说，这种唯物主义涉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挑战，但它却忽略了哲学和科学当中的范围更广阔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在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正如它所传承的那样，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马克思——尽管他一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赖以与机械唯物主义决裂的基础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足够的了解。

我最终得出结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在这里，不可能说明我是经过几个阶段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也许指出下面的一点是一个例外)。如果在我的思想中有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这个转折点是在《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出版不久开始出现的。当时我的朋友——激进的律师、著名的学者、《每月评论》中的同事——约翰·马吉(John Mage)说，我在我的这本书及随后的一篇文章中，我在试探性地采用“浪漫绿色”的观点时犯了一个错误，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特别是来源于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著作。约翰提出了马

马克思与培根的关系以及在17世纪出现的“支配自然”的这种思想的历史意义的问题。慢慢地,我意识到,必须从头重新认识科学与生态学的全部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在绿色理论中,培根被普遍认为是敌人?为什么在19世纪关于生态的讨论中,达尔文(Darwin)常常被忽视(除了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他联系在一起之外)?马克思与所有这一切的关系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我很早就得出结论: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想把绿色理论移接给马克思,还是把马克思移接给绿色理论,都不会产生现在所需要的有机合成物。在这一方面,我深受培根那段著名格言的影响:“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新工具》)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一个追溯唯物主义的的基础的问题,答案好像就在那里,要从头重新考察我们的社会理论以及它与生态学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据其出现的过程,辩证地进行考察。

令我吃惊的是,我发现的是一个和侦探小说的特征有些相似的故事,各种不同的线索都无情地指向一个单一的、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培根和马克思,甚至达尔文(虽然不是直接)的唯物主义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起点:伊壁鸠鲁(Epicurus)的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位伟大的古代启蒙者——他著作中的观点被培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些各具特色的思想家所采用——伊壁鸠鲁在为世界作出一个符合辩证法定义的斗争中为我提供了一幅唯物主义生态学出现的连续画面。

根据一条密切相关的研究线索,我发现,马克思对伟大的德国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著作的系统研究——这项研究源于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导致了他得出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这个中心概念——他对自然异化的成熟分析。然而,为了完整地理解这一点,就有必要重新认识19世纪中期在“第二次农业革命”背景下出现并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关于土壤退化的历史争论。这里直接包含着马克思

对生态问题的许多论述(参阅第五章)。我非常感谢赫特福德郡英国农业研究所洛桑试验站的莉丝·奥尔索普(Liz Allsopp)和她的同事们,她们将珍藏在洛桑试验站档案中的吉尔伯特夫人(Lady Gilberts)所翻译的李比希的“导论”借给我使用。在进行这项研究中,我从与弗雷德·迈格道夫(Fred Magdoff)和弗雷德·巴特尔(Fred Buttel)共同编辑《每月评论》的1998年7—8月特刊——该特刊的刊名为《渴望利润》,现在已扩展为一本书——的密切合作中受益匪浅。我还得到了约翰·哲米尔(John Jermier)的支持,他是我在《组织与环境》期刊的合作编辑。本书的部分内容在早些时候曾以不太成熟的形式在1997年9月号的《组织与环境》和1999年9月号的《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发表。

鉴于本书试图阐述的学术历史的复杂性,它所涉及的领域就像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所涉及的领域一样,是有些不太搭界的,因此,我显然需要一位具有非凡才能的对话者,而这个角色自始至终都是由约翰·马吉担任的,他熟悉经典,对历史与理论具有非凡的理解力,而且还像律师一样精通辩证法。他逐行逐句审阅了本书,在此,我向他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对于本书难免还存在的一些错误,尤其是非常难以发现的错误,完全应该由本人负责。

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的权威性著作《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色和绿色的视角》(1999)不仅构成本书写作的部分背景,而且也是本书所提供的分析的必要补充。如果有时我没有完整地阐述马克思的生态学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那是因为这本著作的存在已经使这项工作成为不必要的或多余的了。多年来,与保罗之间进行的互有启发性的对话对深化后面的分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衷心地感谢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哈里·迈格道夫(Harry Magdoff)和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这三位《每月评论》的编辑,感谢他们的鼓励以及他们给我带来的榜样的力量。保罗一直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研究,这是鼓励我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探索的主要动力。每月评论出版社社论部主任克里斯托弗·费尔普斯(Christopher Phelps),从本书的酝酿阶段就参与本

书的工作,并在很多重要方面给予我帮助。

毫无疑问,爱和友谊是一切真正的创造所必需的。在此,我感谢劳拉·坦伊金(Laura Tamkin),并与其一起分享我的梦想。应该感谢的还有索尔·福斯特(Saul Foster)和艾达·福斯特(Ida Foster)以及比尔·福斯特(Bill Foster)和鲍勃·梅切斯内(Bob McChesney)。我把本书献给索尔和艾达以及他们这一代青年人。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这表现在,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根植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①翻阅一下近3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

①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人们可以发现,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同根植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但却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主题转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第二,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都追随苏联共产党,这种情况迫使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远离政治的哲学领域,其研究成果大多是艰深晦涩的哲学论著。相比之下,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第三,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其代表人物之间彼此缺少理论联系,各讲各的理论和主张。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理论上的相互沟通和借鉴,而且更表现在他们经常围绕某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们无疑都应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

要对象。鉴于我国学者目前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了解，我于2003年8月向高等教育出版社思想理论分社社长马雷同志提出了出版一套能反映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的译著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马雷同志的积极回应和高等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因而也就有了这套丛书。

当我决定着手主编这套“译丛”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所选的著作能充分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虽然多年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仍担心由于缺少直接而及时的信息而出现选择上的失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我写信给英美的四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即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奥尔曼和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劳勒，告诉他们我要主编的这套译丛，并请他们各列出20本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这套译丛中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出的。

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段忠桥

2005年12月8日

进步需要征服自然。或者真的需要吗？本书的新见解推翻了对马克思的传统解释，并在此过程中勾勒出更加理性的解决当今环境危机的方案。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只关心工业增长和经济发展。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仔细研究了被人们所忽视的那些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土壤生态学、哲学自然主义以及进化理论的著作。他证明了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闻名的马克思也同样深切地关注着改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通过重新解释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和社会观，《马克思的生态学》向现代绿色运动中普遍流行的唯灵论提出了挑战，并指向一种能够提供更加持久和可持续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

在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不是把思想史作为对待过去的一种礼貌，而是把它作为当今事件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他证明了生态学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也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运动中的核心地位。

——理查德·雷温斯 哈佛大学

《马克思的生态学》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历史背景和 历史文献进行了大胆的、令人兴奋的解释，并对环境史进行了令人着迷的探索。对所有关心我们这个“脆弱的星球”的命运的人们来说，这部著作应该很有意义。

——卡罗琳·麦钱特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当我第一眼看到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最新的著作的时候，我想：“天哪，千万别再是另一本关于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但是，当我一旦开始阅读它的时候，我简直无法释手。它使我重新认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整体性，以及他所提出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主要矛盾。

——R. C. 雷文廷 哈佛大学

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成功地拓展了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证明了马克思理解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疏离在内的异化。福斯特批判了当今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与自然的退化等同起来的环境主义，并指向一种深奥的没有怀旧情调的环境主义，这种环境主义把资本主义而不是现代性作为本质上所要解决的问题。

——巴巴拉·爱泼斯坦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



前言	I
导论	1
唯物主义	2
生态学	11
社会生态学的危机	19
1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25
唯物主义和早期马克思	37
伊壁鸠鲁	39
伊壁鸠鲁与科学和理性的革命	46
马克思和伊壁鸠鲁	59
2 真正的现实问题	75
费尔巴哈	77
自然与人类的异化	81
联合与政治经济学	89
3 牧师自然主义者	91
自然神学	93

自然神学和政治经济学	96
《第一论文》	100
《第二论文》	110
托马斯·查默斯与《布里吉瓦特论文集》	113
4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117
对马尔萨斯的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	118
新唯物主义	123
历史地质学和历史地理学	130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	136
蒲鲁东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	140
《共产党宣言》的观点	148
5 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	157
人口过剩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条件	158
詹姆斯·安德森和级差肥力的起源	161
李比希、马克思和第二次农业革命	164
李比希和土壤的退化	166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	172
马克思对可持续性的分析	181
走向劳动者联合的社会	189
6 自然历史的基础	197
《物种起源》	203
达尔文、赫胥黎以及目的论的失败	210
马克思和恩格斯：劳动与人类进化	219
唯物主义者们的困境	232
人类学时代的革命：摩尔根与马克思	237
一位年轻的达尔文主义者与马克思	248
结束语	253
辩证的自然主义	257
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265
考德威尔的辩证法	274
辩证的生态学家	280
保存的原则	285
注释	288
索引	361
译后记	389



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¹

本书立论的基础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为了了解生态学的起源,必须理解随着17世纪到19世纪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关于自然的新观念。此外,本书的重点是论述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如何促进了生态学思维方式的产生——实际上是使这种思维方式成为可能,而不是像当代绿色理论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把唯物主义和科学简单地描绘成那些早期的、据说是更可取的自然观的